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减至100多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

# 他们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健康 而是这段历史会被遗忘

目前南京已经进行过三次大规模幸存者普查，共整理出了4176份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睹者和受害者的证言档案。但对照国际口述史的相关学术规范和标准，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提高。为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2012年成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幸存者）口述史分会，按照国际标准深度抢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通过全程展示幸存者人生历程揭示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

纪念馆创建者段月萍表示，“当初日军进入南京前，一些家境不错的人就已经逃掉了，因此剩下的人都不是富人。”她说，“日本人投降以后，这些人的生活也不是很好。”

近些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人数减少了很多。目前，健在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减至100多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据新华社新媒体专电



99岁的孙富祥是纪念馆登记在册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幸存者 新华社发



86岁幸存者常志强



91岁幸存者陈广顺



90岁幸存者伍正禧



星云大师

“佛教珍爱一切生命，为什么大师让一名画家来画血淋淋的大屠杀呢？”

“要画！因为我就是南京大屠杀这场灾难的受害者和见证人。”

20多年前，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和画家李自健在美国洛杉矶的这番对话，促成了以“杀·生·佛”为主题的惊世巨幅历史油画《南京大屠杀》的诞生，从此开始了它在全世界六大洲30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展出的旅程。而李自健印象最深的是星云大师看到画作那一刻。当时大师弘法回来，伫立在画作前凝视，久久不发一语，眼角的泪水夺眶而出……近日，星云大师在台北接受了新华社驻台记者独家专访。作为幸存者的他多年来首次公开讲述了记忆中的南京大屠杀。

据新华社

## 星云大师公开讲述 南京大屠杀记忆

成《南京大屠杀》。

希望日本向受难者道歉

“路上到处是死尸，我要跨过死尸才能往前走，正想着不知能不能过去，忽然听到很恐怖的脚步声从那边过来了，你一定要躲藏，不然就没命了。怎么躲藏？最好就是跟死人睡在一起……”今年88岁的星云大师，形容77年前那场屠杀是“人间地狱”。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年少的星云大师已经懂得“另一个国家要来打我们”。星云大师回忆道：“日本人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开始，打到南京，是12月中旬。我记得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大雪飘飘，我扛了两个小被单，也跟着流亡的人潮逃亡流浪。那时候也不知道逃亡到哪里，无论走到哪里，都不是安全的地方。”

“日本人烧杀掠夺，南京的火光100里以外都能看到。日本人看到我们大一点的男人就抓去做挑夫，看到女人就抓，刀光血影，无恶不作，就是形容那个景象。”讲到激动处，坐在轮椅上的大师忍不住仰头、举起双手，似乎又看到当时火光冲天、日军杀人如麻的情景。

那天晚上，听完星云大师的讲述，李自健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眠，一闭上眼睛，就涌现出一幕幕血腥惨剧。他翻身爬起，悲愤地拿起画笔，连画八十多日夜，不负大师厚望，完

星云大师看到，有些日本人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忏悔，但还有很多日本人执迷不悟，在靖国神社供奉日本战犯。他鼓励李自健把《南京大屠杀》带到世界各地展出。

“我记得那幅画在荷兰展出时，荷兰的日本大使馆居然利用外交关系，不让李自健展出这幅画。”星云大师说，历史没法抹灭，希望日本政治家和德国一样，向所有受难者道歉。

对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星云大师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们要让全中国子弟记住这次中日战争，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大家继续发愤图强，让中国更强大；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对日本的态度，知道历史是永远存在的。



画家李自健和他的《南京大屠杀》油画作品合影 新华社发

## 我要抓紧时间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经历的事

“冬天的南京很冷。常志强穿着皮衣坐在他五十多平方米的居所，每天会抽出些时间来写回忆录。‘从前年开始，幸存者减少了很多。’他说，‘我要抓紧时间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经历的事。’”

今年86岁的常老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只有9岁。他还记得日本人把炮架在中华门城楼上，向城里开炮。“城里一片火海，到处冒烟。”他说，“他们见人就杀，用刺刀戳，用枪打。”常志强的父母带着他、他的姐姐还有五个弟弟逃往未果，藏身在一个老乡家。后来日本人追了来，把他们的父母和弟弟都刺死了。

“最小的弟弟还未断奶，穿着开裆裤。”他说。日本兵用刺刀把小弟弟挑起，抛出去六七米远，落下就不动了。

当时不到10岁的常志强赶

快伏在小弟弟的身上保护他，随即昏了过去。等他醒来，弟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爬到了母亲身边去吃奶。常志强无力给亲人打理后事。很久以后他才听说，亲人的遗体被就近埋在了小王府园后面的菜地里。当地收尸的人告诉他，有个小孩趴在死去的母亲身上吃奶，奶水、泪水、鼻涕结成小冰块，母子俩冻在一起，怎么也拉不开。

多年后，他在日本作证的时候讲到这一段，很多听到这些话的日本人都会流泪。但是现在日本对那段历史的否认让常老痛

心。“不敢承认就是混蛋王八蛋！”这位和蔼的老人会突然激动起来。这个动力推动着他一直讲下去。只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有特殊的参观者希望听到幸存者的讲述，他就会到那里去讲。

其实常老并不愿意回忆过去。他的子女都只知道自己曾有亲人死于南京大屠杀，但是试图询问却发现父亲面色凝重，然后就不敢开口了。“讲一次伤心一次，可是有时不得不讲啊。”他说，“我们国家过去穷受人欺负，要让人知道那段历史。”

## 他们最担心的，是这段历史会被忘记

“不少幸存者的情况都和常志强相似。他们上了年纪，身体渐渐变差，比如祖父和哥哥被日本兵刺死的伍正禧听力已经很差，三次从日军手下死里逃生的孙富祥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册幸存者中年龄最大的，现在已经无法讲话。他们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健康，而是这段历史将来会被人忘记。

“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不关心历史。”家住南京城郊汤山西岗头村的91岁老人陈广顺对记者说。他当时17岁的三哥被日本人用枪打死了，一个堂嫂背着两岁的小侄儿逃难中遇上了日本人，子弹从小孩后背打进去从堂嫂胸前出来，母子双双遇难。可是当他试图给村子里的年轻人讲述这段历史时，却发现不少人并不关心。为了让那些遇难者能

被后人记住，西岗头村的村民们在2005年集资为遇难者立了一块碑。陈老出了220元。那块黑色的碑立在村口一座小山包上，从那里可以望到陈老的家。他说那里跟哥哥遇难的地方离得不太远。

也有不少学者在做着同样的工作，比如费仲兴。这位曾经的南京炮兵学院的数学老师自2004年退休后，用了三年时间

对汤山地区3个镇、90多个自然村进行走访，通过和350名老人聊天，他记录下了大量一手资料，整理出了834个死难者姓名。“二战结束后，犹太人马上开始对遇难者资料进行调查，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动手太晚了。”“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那段历史。”陈广顺说，“现在日本人还是不承认。他们一天不承认，我们就得讲下去。”